



《香港文学》精选集③

HONG KONG LITERARY COLLECTION

垂杨柳

夜里的垂杨柳是另一个世界，小巧玲珑的经济也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。白天的雨势一直延宕到夜晚，雨一会儿走了，一会儿又来了，垂杨柳的灯火在夜雨中显得格外明亮。也许是天气不好的原因，也许是路上的交通事故拖延了司机们的行程，这天夜里垂杨柳很热闹，一共有十七个卡车司机在此停车过夜。饭馆的几张桌子全坐满了人，后面旅馆的房间都提前亮起了灯，老板娘容光焕发，带着一群穿短裙的女孩子穿梭在她的事业里。

《香港文学》编辑部 编

广东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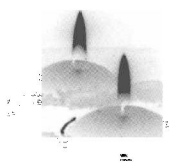
《香港文学》精选集

小说 ③

HONG KONG LITERARY CO

《香港文学》编辑部 编

垂杨柳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

前言

FOREWORD

“香港文学选集系列”共六册，其中小说选四册：《伞》、《Danny Boy》、《垂杨柳》、《鹭或羔羊》；散文选两册：《秋日边境》、《尚未发生》；其作品均选自2000年9月号至2005年9月号的《香港文学》杂志。

在香港，文学从来就不曾占据中心位置，近些年来更趋边缘化。但边缘自有边缘的特色与优势，文学依然以其韧力发展壮大，以这些年发表在《香港文学》的作品而言，老作家依然继续写作，中年作家成了主力，而年轻新锐也不断涌现，给香港文学注入了勃勃的活力。像这样的格局，不仅有年龄段的意义，更重要的是包容了不同社会生活形态、都市节拍烙印、个体思维意识，组成一幅幅斑斓的社会生活画面。

《香港文学》立足本土，面向海内外，是沟通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道重要桥梁。文学没有疆界，所有海内外华文作家的作品放置于同一平台，绝对有相互参考促进的作用，这也是编者推出这套文集的用意。

本套选集，仅选小说和散文。小说不是现实，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，这个世界有着它自己的规律、原则、起源和归宿，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。

也许散文是最贴近作者心灵的文体，容不得半点虚情假意，天下事，人间情，来到笔下，于是多姿多彩的性情画卷便构成一幅有情人间；而在手法上，传统书写，现代实验，自成绚丽的文字世界。

作为选本，编者尽量包容，编选时兼及题材的广泛性、手法的多样性和布局的合理性。和所有选集一样，选本是一种触角，如果它们确实能成为一种触角，为文学打开一扇通风的窗口，那么编者便于愿已足。

编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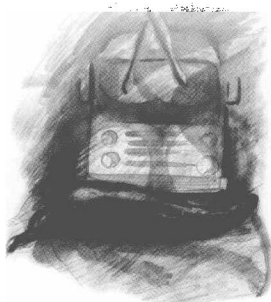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苏 童	垂杨柳·····	6
韩丽珠	宁静的兽·····	16
何嘉慧	丢了·····	28
周 粲	贵妃醉酒·····	32
伊 凡	山路·····	34
黄虹坚	晚来细雨·····	38
郑 芸	男人和女人·····	50
阿 浓	生活中总有这样那样的意外·····	57
王良和	还乡·····	61
王貽兴	城市黑猫·····	73
潘国灵	铁屋与球场·····	83

黄锦树	土与火·····	92
周蜜蜜	床·····	104
陈 汗	末世版伊索寓言·····	121
陈宝珍	猪猪和猪猪·····	136
也 斯	幸福的荞麦面·····	147
尤 今	受伤的洞穴·····	159
迟子建	蒲草灯·····	169
李国文	一条悲哀的狗·····	184
洛 枫	钉在冰上的红蝴蝶·····	194
雨 希	填补·····	203
许荣辉	阿美·····	210

垂杨柳



离开寺前村的车祸现场已经很远了，
司机仍然惊魂未定。

雨中的公路一片寂静。车窗外的天空是铅灰色的，雨声绵绵不绝，刮雨器软弱无力地左右摇摆着，挡风玻璃上始终流淌着一条不规则的水流。他从反光镜里看见公路像一排黑色的潮水追逐着他的卡车，而卡车像一条孤单的船在风雨中颠簸。反光镜同时映出一张疲惫而苍白的脸，额头上的汗渍依稀可见，受惊后的眼神还没有恢复平静。他有一种晕车的感觉，准确地说，更像是晕船。他感到公路上波浪滔天，在司机多年的职业生涯中，这是第一次，公路让他感到了深深的恐惧。

雨一直没有停，只是拐过一个山口后雨点明显地变小了，庄稼地里雨打玉米叶子的声音不再那么粗暴，可以听见河上湍急的流水声了。北边的天空还是暗的，但南面的天空蓝了许多，也亮了许多。公路左前方出现了几间简陋的红砖小屋，从那里隐约传来一个女流行歌手高亢的歌声，那是一首歌唱青藏高原的歌。司机知道垂杨柳到了。去年他路过垂杨柳，这里的答录机整天就在放这首歌，那就是青藏高原那就是青藏高原。今年还是这支歌。这儿不是青藏高原，司机知道他到垂杨柳了，一个专做卡车司机生意的地方。垂杨柳一共有三家路边店，一家是加油站，一家是卖烟酒食品的小杂货店，还有一家说不清是饭馆还是旅店，饭馆大红大绿地迎着公路，旅社半遮半掩地缩在饭馆后面。垂杨柳的人告诉过他，所有的店铺其实是一家，一个老板娘管的。

一个穿绿短裙的女孩打着一顶花伞站在路边拦车拉客，一只胳膊从伞下面直直地伸出来，手势妖娆，不过看上去更像交通警察放行车辆的动作。女孩交叉着双腿，她的腿一半黑一半白地裸露着，非常引人注目，司机定神一看，女孩原来穿了黑色的长统丝袜，丝袜上居然还点缀

着闪闪发亮的珍珠饰片，看上去好像一小片夜晚的星空。

大哥来呀，喝口水歇个脚再走！女孩做了个手语，做完了她掩嘴一笑。

司机当然见惯了这些手语。他没有马上做出回应，他的目光在女孩的脸上和公路之间游弋不定，显得很犹豫。是他的手率先做出了停车的决定，它放下了煞车掣。司机听从了手的指挥，他的紧张的身体突然一下松弛下来，压在方向盘上。他说，好吧，歇个脚再走。司机了解自己，但那个女孩竟然让他如此快速地镇静下来，司机自己也觉得奇怪。在倒车停车时他看见自己映在反光镜里的脸，脸色虽然还很苍白，但眼睛却率先进发出活力，闪烁着某种隐晦的期待的光芒，那光芒是热烈的。

女孩看上去还有几分稚气，妩媚的笑容有点讨好人，不过仍然显得羞涩。她很关心车上装载的货物，踮起脚尖往车斗里看，看见是空车，明显有点失望。是空车呀，刚刚走的那客人，人家拉了整整一车可口可乐！司机说，那又怎么样，人家也不给你喝。女孩还不懂男人搭讪的那套路数，误以为司机在奚落她，收拢雨伞甩着水，嘴里回敬司机说，给我喝我也不稀罕喝，跟咳嗽糖浆似的，难喝死了。

垂杨柳还是去年的样子，店铺门口的泥地布满了卡车轮胎的辙痕，一下雨冒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水潭。车铺的墙边堆着山一样的湿漉漉的废旧轮胎，饭馆养的几只鸡在水潭镜徘徊着，也许是在找寻食物。大哥，这边走。女孩用雨伞指挥着司机向饭馆走，这边，不是那边，那边有水！

这几步路我还不会走？司机笑了笑，说，现在这会儿不用那么周到嘛。

老板娘关照的，要注意第一印象。女孩很认真地解释道，上个月我们老板娘到外面去参观取经的。

什么第一印象？我是老客人了，我来过好几次，怎么没见过你？司机跳过一个水潭，突然就想起了去年那个女孩的名字，那个小雪呢，小雪在不在？

哪个小雪？女孩眼睛亮了一下，我就是小雪呀，你认识我？

我不认识你。我认识那个小雪，圆脸，短头发的，比你胖一些，比你黑一些，她还在不在这饭馆干？

这儿就我一个小雪嘛，哪来那么多小雪？女孩说，那个小雪是干什么的？

跟你一样。站在这儿拉客人嘛。

不可能！我在这儿一年多了，我就是小雪，怎么还有个小雪呢，不可能！女孩的样子好像是受到了愚弄，她回过头看一眼司机的脸，又看一看司机的鞋子，哎呀，你的鞋，脏死了，她突然叫起来，让你小心走路你不听，你看你脚上，全是泥！

司机不在乎他脚上的泥，他皱着眉头努力地回忆着什么。那就怪了，我不会记错的，那个小雪下巴这儿还有颗痣，你没有嘛。他说，要不你们这儿的女孩都叫小雪？你也叫小雪？

不可能！都叫小雪怎么行？那不乱套了？怎么管理呀？我们这儿有小梅小玲小丽，他们晚上才过来，白天就我一个人。女孩说着嗓门大起来，突然赌了个咒，说，我骗你不是人，我就叫小雪。

司机有点迷惑，他怀疑自己会不会把垂杨柳的小雪和沿途遇见的哪个女孩混了，但他一贯是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的，即使是运输公司的那些同事也承认，他最善于记两件事，一个是记路，另一个就是这儿那儿萍水相逢的女孩的名字。

老板娘从后面旅馆里风风火火地跑出来，手里还捧着一把葵花籽。她干瘦的脸上涂了很厚的粉底，嘴唇抹了口红，一笑露出了发黑的错落不齐的牙齿。大哥，你好久没来啦，她虚着眼睛打量了司机一会儿，突然伸出手指在司机肩膀那里戳了一下，你们这些跑码头的，最没良心，上次把你伺候得那么好，还是把我们给忘了。

即使这样，司机也不敢确定老板娘是否真的认识他。也许她记得，也许不记得，路边店里的那一套他见多了。司机只是含蓄地笑了笑，在桌子边坐下了。他说，还那样，来两个炒菜，来一碗雪菜肉丝面。

靠近厨房的地方有两个男人围着个纸箱子在打扑克。他们向司机这儿瞟了一眼，就又埋下头去了。司机没见过他们，他猜是老板娘养在店里的两个人，沿途所有的路边店都能见到这些闲散的男人，他们总是坐着，走动的总是女人们。柜台在门口，漆了粉红色，上面放着一架黑白电视机。自称小雪的女孩一回来就打开了电视机。电视机大概年代久远了，嗡嗡地响着，什么也没有。女孩拿起一只拖鞋，左边拍一下，右边拍一下，电视突然就跳出来了，放的是一部香港电视连续剧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都操一口古怪的普通话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，听一会

儿便明白了，他们其实是在谈感情。

司机说，烦死了，车开到哪儿都是这两个人的声音，说话不好好说，拖着调门，呀啦呀啦的，我一听这声音就烦。

小雪在柜台里说，不可能！现在外面流行这么说话的，大哥你不知道？这么好的节目你嫌烦，那你要电视机干什么？

司机说，我家里的电视机就是摆设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我一百八十天在外面，哪儿有时间看？我要看电视就看球赛，别的不看，一看就想睡觉。港台剧内容还可以，就是那配音烦人，我听见那两个人的声音就要睡觉。

小雪说，不可能，我要是瞌睡马上看电视，一看就不瞌睡了——我在看呀，最后两集了，大哥你别打岔，我都听不见啦。

老板娘从厨房里端着菜出来，向两个男人之间的纸箱踹了一脚，还在打牌，还在打，你们就不能进厨房帮着摘摘菜！老板娘走到司机的旁边时脸上很快变出了亲切的笑容，她对司机说，你看你看，现在搞点经营多难，员工都懒呀，我在忙，他们倒好，打扑克的打扑克，看电视的看电视！司机想说什么，却打了个哈欠，说，我就听不得那电视剧的声音，一听就犯困。老板娘眨巴着眼睛，很专注地看了看司机，大哥你脸色很差呀，她大惊小怪地喊起来，脸色不好看，是该休息一下了，开了多长时间了？看上去很累嘛。

司机摇了摇头，斜着身子坐在椅子上，对老板娘含义不明地微笑着。

大哥你没什么事吧？老板娘伸出手去摸司机的额头，不烫不烫，她说，没病就好。挣钱不容易，搭上半条命，大哥我说得对吧？我看你是累的，休息休息就好。

司机说，不是累的，老实告诉你，是吓的。寺前村那里出了车祸。

谁出了车祸？老板娘陡然有点紧张，往后退一步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，大哥你没事吧。

我出事怎么还能上你这儿来坐着？司机嘿地一笑，在桌子底下抖动着双腿，不是我，他说，你这么瞪着我干什么？不是我，是我前面运煤车的司机！

运煤车开起来最野了，司机都是疯子，存心撞人似的。老板娘顺着客人说话，对灾难本身也流露出适度的兴趣，你亲眼看见撞人的？大哥，是什么人给撞了？

是个老汉，我就看见那老汉像个炮仗炸起来，运煤车一直在我前面，那司机刚刚超了我的车呀，我看见他撞的，砰地一响，他娘的，就像放炮仗，我开车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亲眼看见撞人，那老汉像炮仗一样炸起来了！

那赶紧救人呀，寺前村那里有卫生院的。

救什么人？那家伙撞了都没下车，他娘的，跑啦！我在后面呢，把我难住了，进也难退也难的，我一咬牙往前开，没想到那人没死，我过去的时候他腾地坐起来了，满身是血，要拉我的卡车！

老板娘惊叫了一声，说，是怪吓人的，那人没撞死？现在死没死呢？

我怎么知道，我自己都让他吓了个半死。司机开始夹菜吃，嘴里嚼着东西说，估计活不了，他是从庄稼地里上公路的，下着雨呢，雨点比黄豆还大，路况看不清，农村老汉反应慢，他们都低头赶路的嘛，他娘的，以为国家修公路是为他一个人修的！老汉还背着个箩筐，箩筐里面装着红辣椒，一撞人就像炮仗砰地窜起来啦，辣椒也飞得满地都是的，我不骗你，人和红辣椒都飞起来了，就像放了一个大炮仗！

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，引来了柜台那边小雪的抗议，求求你们了，小声点，我一点也听不见了，方小姐在写遗书，她要去自杀啦！

老板娘向小雪那儿看了一眼，脑袋也伸过去了，很显然她的心思也在电视机上。我以为方小姐昨天那集就要死的，拖到今天才写遗书！老板娘说着对司机笑了笑，好像表示歉意，这个戏很好看的，我天天看。然后她的声音突然低下来，脸凑到司机耳边说，等会儿让小雪到后面去给你捶捶背，放松放松，你看我们小雪长得还不错吧。

司机犹豫了一下，说，她要看电视，让她看，我去后面打个盹就行。

光打个盹怎么行？老板娘亲昵地推了司机一下，你就不管了，这么累该好好放松一下，她该干什么我来安排。

司机看了看电视机前面的女孩，又向窗外望了一眼，外面的雨停了一会儿，又下了。公路上看不见什么车流，雨中的公路像一条黑色的河流一样平静，闪着一点一点晶莹的光。不知道是饭馆养的一只鸡还是鸭子上了公路，悠闲地在路上散步。司机看见公路边稀稀落落种着几棵香椿和槐树，树只有半人多高，估计是去年刚刚栽下的。他突然想起来这地方叫垂杨柳，垂杨柳，为什么一棵杨柳也不见呢？

你们这儿为什么叫垂杨柳呢？司机咕哝了一句，老板娘没有听见，

她已经坐到了电视机前，神情紧张地盯着荧幕，嘴里噗噗地吐出葵花籽的壳。那个叫小雪的女孩现在坐到柜台上去了，除了黑色的长丝袜和丝袜上几朵金线绣的小花，司机只能看见她的侧面和背影，她的乳峰很小心地隐藏在无袖上装里，像地里的玉米藏在苞壳里。她坐着的时候将手压在双腿下面，这个动作似曾相识，让司机想起了记忆中的那个名叫小雪的女孩。也许就是他上次遇见的那个小雪？也许是他弄错了，跑长途这么多年，他认识的路边店的女孩太多了。让司机困惑的是小雪对他的态度，如果她就是那个小雪，她应该能认出他来的。去年在垂杨柳，他遇见的是一个哭哭啼啼的乡村女孩，她什么也不懂，像一头屠宰场的羊羔准备为八十块钱做祭祀品，但他并没有对她做什么，她的泪水和逆来顺受的样子让他动了恻隐之心。他什么也没做，但他付了钱，还有小费。他记得那个小雪是怎么笨拙地在他脸上亲一口，表示她的感激的。她说，大哥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，你是好人。他当然是好人，他没做什么，却付了钱，他为自己做的这件事感到满足。他断定垂杨柳的小雪应该记得他，但事实让司机感到双重的失落，他不能确定谁是小雪，而小雪似乎也不认识他了。

房间陈设简陋而土气，老式的木板床，洗脸盆架子，满墙贴着港台影视明星的招贴画，地上铺的塑胶地毯刚刚擦洗过，踩上去滑腻腻的。司机看见一顶大城市久违的蚊帐从天花板上悬垂到床上，觉得很亲切，去年路过垂杨柳，不记得有这样的蚊帐，也许那是因为秋天的缘故。司机钻进蚊帐，四处摸摸，卧具好像是干净的，而且洒过香水。他慢慢地躺下来，叹了一口气，他知道老板娘会安排什么，他等待着什么。在等待的时候他用手指梳理着头发，与往日在路边小店度过的那些时光不同的是他心情沉重，他等待着什么，却并不清楚自己想干什么。

小雪提着一只热水瓶进来了。很明显她是被老板娘赶进来的，她不愿意，脸上的笑容便显得僵硬。大哥，你先洗一洗，她站在蚊帐外面说，是老板娘吩咐的，让你洗一洗。

司机说，洗什么，你让我洗脚吧？

小雪扭了扭身子，不说话。她的表情很明确地表明她是在勉强地为司机服务。

你让我洗什么，快说呀。司机的脑袋钻出来，瞟了一下小雪，发

现对方无意呼应，便缩回去，在蚊帐里面说，不洗，我不脏，洗什么洗？

小雪说，我不管，你不讲卫生是你的事，反正我先把话说清楚了，我不是上晚班的，不做那事。

你不做哪件事？司机在里面笑了一声，说，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孩子，你什么也不做，呆在这里干什么？把你们老板娘给我叫来！

我不叫。反正我没有得罪顾客。外面小雪的声音一下缓和下来，听上去是在为自己辩护。她把热水瓶放在床边，似乎在琢磨着什么，迟疑着说，大哥你要不愿意洗就不洗，我替你洗脚，我替你敲背，替你抓痒痒也行，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好不好？

你哪来这么多麻烦，我不过是放松一下，又不跟你谈恋爱，答应你什么条件？

十五分钟。小雪说，十五分钟好不好，完了我到隔壁房间去看电视，你别跟老板娘说。

不可能。司机弄清楚小雪的意思后忍不住笑起来，他模仿着女孩的口气说，不可能，十五分钟怎么够我放松的？那我付半价怎么样？

大哥你行行好嘛，今天是最后两集，播十分钟广告就又开始了，最后一集我一定得看呀，你答应我，你答应了？

不可能！司机捏着嗓子，你把我当动物对待？啊？他突然想起什么，说，那你干脆做十分钟好了，为什么要十五分钟？

开头五分钟是唱主题歌呀，小雪意识到司机此话是一种通融的表示，高兴起来，说，大哥，你是好人，我就知道你是好人。我一辈子记得你的好！

去年这么说，今年还这么说。司机在蚊帐里冷笑了一声，你们这种女孩，能记得什么？就记得钱了。

什么意思？大哥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？小雪愣了一下，有点手足无措起来，她掀蚊帐的手退缩了，怎么说起这种话来？我们哪种女孩？你知道我是哪种女孩？她歪过头看着墙上的招贴画，嘀咕道，你要是瞧不起我我也不会求着侍候你，你告诉老板娘我也不怕。什么东西！

你敢骂人？

我没骂人，什么时候骂人了？

你骂我什么东西。

那不算骂人，骂客人要扣工资的，大哥你可别诬赖我。

你到底多大？怎么一点也不懂事？不懂事就出来挣大钱了？司机瞪着女孩，口气有点严厉也有点戏谑，他说，你到底是不是小雪，你真不记得我了？去年我路过这里，你哭哭啼啼的，好像个林黛玉，我碰都没碰你一下，钱照付，你也口口声声说记得我一辈子，他娘的，才一年不到，你就一点都不记得我了？我姓林，我是你林大哥！

小雪转过脑袋，司机的自我介绍引起了她的注意，她的手把蚊帐掀开了一条缝，也许想仔细看看司机的脸，却又不好意思，于是腾地坐到了床沿上。看样子她是在努力回忆什么，她坐在床沿上，两只手垫着自己的身体，身体晃来晃去的，身体似乎也在帮忙回忆，但结果还是摇头。她说，不可能，你做那么好的善事，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？你一直在要我，你们司机都喜欢耍人。刘大哥，我不认识你的。

什么刘大哥，你是文盲啊，我姓林，双木林，林大哥！

林大哥，好了，别闹了，你这次答应我，下次我一定会记住你的。

你不记得就算了。他娘的，我也没指望你记住我！司机在里面不耐烦地坐起来，又躺下，突然笑了一声，说，来吧，你不是急着看你的电视吗，要看最后那集动作就快一点。我情绪不好，也累了，没准都不用十分钟！

然后司机看见小雪的一条腿先进来了，另一条腿犹疑着，终于也进来了，司机不看她的脸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看她的脸。他叹了口气，低声骂了句粗话，抬眼看蚊帐外的天花板。蚊帐顶部是用细白布做的，略略有点泛黄，透过白布，司机依稀看见几串红辣椒挂在房间横梁上，司机问，上面挂的是什么？是辣椒吗？

小雪说，是辣椒。厨房用的辣椒，没地方挂，只好挂那儿了。

司机浑身一颤，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向蚊帐外面看了一眼。外面好像有人，司机依稀看见蚊帐外面有个老人坐在地上，满脸是血，手里捧着一把红辣椒。司机的手也颤索起来，最终停顿在半空之中，他翻了个身，原来在身体内部膨胀的欲望潮水般地退去，一种朦胧的恐惧感袭上心头，他突然甩掉了小雪的手，一脚把女孩蹬了下去。别瞎捏了，司机大喊一声，去看你的电视吧。

小雪这次受到了真正的惊吓，她对司机突发的暴力没有准备，同时也不知道如何应对，她光着脚站在外面，先是发愣，然后她把地上绿色的凉鞋拣起来提在手上。怎么回事，你这人有病！女孩终于哭起来，

提着鞋子向外面跑，你们这些人都有病，臭流氓，不要脸，我才不伺候你们这些坏东西！

司机听见女孩的脚步急促地远去，她的哭声听上去是刚刚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司机自己也觉得莫名地委屈。一件寻常的事情突然变得如此复杂，他自己也没有预料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垂杨柳做了什么，甚至不知道到垂杨柳来是为了什么。很快他听见了老板娘的嚷嚷和几个人慌张的脚步声，司机爬起来，敏捷地把门锁上了。

老板娘在外面敲门的时候，司机听见那两个打扑克的男人也在低声商量着什么。司机在里面说，别敲了，什么事也没有，你们看你们的电视，我睡我的觉，睡一会儿再赶路，该付多少钱，你说了算。

大哥你们到底怎么啦？你不说我不好处理嘛。老板娘说，小雪那孩子不懂事，也不听话，她干不了这一行，我已经让人捎话给她家里，让他们家来人把她接走。有得罪的地方你担待着点，晚上等小红她们来了就好了，你还要什么服务我们会尽量提供的。

什么服务都不要，我就想睡一会儿。司机隔着门也闻见了老板娘身上浓烈的香水味，突然之间他对香水也厌恶起来，司机用手捏着鼻子，走到房间唯一的窗户前。拉开窗帘，外面是一大片玉米田，雨后的玉米田，半绿半黄，玉米叶子上仍然盛满晶莹的雨水。偌大的田野和远处的丘陵好像被雨水泡出了一股淡淡的酒味。司机看见有个白影子在窗下晃了晃，蓦然一惊，脑袋探出窗外，却看见两头白山羊，皮毛都被淋湿了，依偎在一起。两头羊在他的窗下大概已经停留了很久了。司机伸手去摸羊，摸到了一头白山羊的背，羊背上的毛很柔软很湿润，但是这美好的触觉瞬间即逝，受惊的两头羊马上就离开了窗下。

司机确实很想睡一下，哪怕十分钟，他感到很累，他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了。在钻回蚊帐之前司机走到脸盆架那里，用热水好好地洗了洗手。他发现自己的手很脏，指缝里有柴油和灰尘混合的油垢，洗好手他习惯性地掏口袋里的纸巾，纸巾已经用完了，他只掏出一个空瘪的塑胶包装袋，他感到一个什么东西被纸巾袋带出来了，软软地落在地上。最令他恐惧的事情也是最后时刻发生的，司机看见一颗红辣椒从他口袋里飞出来，那颗红辣椒躺在旅店的人造草地毡上，闪烁着暗红色的冷峻的光芒。

夜里的垂杨柳是另一个世界，小巧玲珑的经济也呈现出繁荣昌盛

的景象。白天的雨势一直延宕到夜晚，雨一会儿走了，一会儿又来了，垂杨柳的灯火在夜雨中显得格外明亮。也许是天气不好的原因，也许是路上的交通事故拖延了司机们的行程，这天夜里垂杨柳很热闹，一共有十七个卡车司机在此停车过夜。饭馆的几张桌子全坐满了人，后面旅馆的房间都提前亮起了灯，老板娘容光焕发，带着一群穿短裙的女孩子穿梭在她的事业里。

十七个司机中有一个姓李的小伙子，是开油罐车的，他认识小雪，坐下来便一直东张西望的，他在那群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中间寻找小雪，却看不见她。小伙子向老板娘打听小雪的行踪，打听好几次，忙乱中的老板娘都让他等一会儿。他就等，也不喝酒，也不和别的司机说话，等了好一会老板娘终于来了，带来的却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。

老板娘说，你来得真不巧，小雪家里出事了，白天刚刚出的事，小雪的父亲来接她走，在公路上被一辆卡车撞啦！

是寺前村那里的车祸？小伙子愣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什么，说，现场还封着呢，听说那个司机跑了。

怎么不是？小雪的晚饭吃到一半警察就来了。老板娘指着柜台上的一只塑胶碗，说，看见没有，小雪的晚饭还扔在那儿呢。

姓李的司机一时有点茫然，张大了嘴不知说什么好。老板娘便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，吃吃地笑着说，看你那傻相，又不是你撞的人，你紧张什么？姓李的司机顺口问了一声，谁撞的人？老板娘眨巴着眼睛，似乎想对他说什么悄悄话，最后却又打消了念头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我要知道就把那混账司机扣住了！她的手在空中含糊地挥了挥，再次拍在司机的肩膀上。你就别惦记小雪啦，小雪又笨又不开化的，有什么好？老板娘说着凑到姓李的司机耳边，压低声音说，待会儿让小玲为你服务，她是我们这儿的标兵，人长得漂亮，还有大专文凭，包你满意！

（选自《香港文学》223期，2003年7月号）

苏童 出生于江苏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一九三四年的逃亡》，长篇小说《米》、《蛇为什么会飞》，散文随笔集《寻找灯笼》，还有七卷本《苏童文集》等。其中篇小说《妻妾成群》被改编成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。

宁静的兽

韩丽桦

K没有告诉我们，也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就在睡梦中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

那之前，我还在注意着天气，连续多天，天空都呈现一种灰暗的白，没有鸟经过。湿冷的天气一直持续，有时候这种日子似乎即将过去，等了很久却仍然置身在一样的气温里。有人去信天文台询问原因，但对现实情况无补于事。

于是一直在那种天气之下，没有前进，或退后。

街上仍有源源不绝的人，从四方八面涌出来，对于突如其来的寒冷却气温，只能接受，或抵挡，但无法逃避。

在寒冷天气警报生效的第三十二天，我突然从自己的房间，走到K的床前，只是忽然想起应该要看看她。经过很短的走廊，那是清晨时分，很冷，我的手触碰到她僵硬冰冷的肌肉。过了一阵，我就把弟弟叫进来，但没有任何人说一句话，都知道了如何处理她留下的身体，是我们能够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

自从她再没有在这个世界出现（在我生活可及之处出现）。偶尔我想到她的时候，心里竟然把她称作妈妈，之前，她的代号，一直都是K。

K完成了自己的生命，我和弟弟就再没有碰面和聚在一块的借口，那根捆着我们的线终于消失。我们忙碌几近麻木，沉着而机械性地付钱购买墓地，筹备一个葬礼，也是，我们欢送对方的仪式。

我们终于获得自由，从她的黑影中被驱赶出来，不得不各自重新寻找可以紧随在自己头上的影子。

我和弟弟的头上也有一团灰色，不浓不淡，但非常顽固，我们凭着那抹灰辨认彼此。

房子建在地铁站之旁，总有隆隆的声音充塞其中。从窗口看出去，